



## 最美秋季

■方文倩

“又是枫叶飘零的晚秋……”这首熟悉的老歌在耳边响起时,我的思绪飘向远方。

有人爱春的生机勃勃,有人爱夏的热情奔放,也有人爱冬的庄严肃穆,我却独醉心于秋的萧瑟凄婉,因为那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美。

秋风是萧瑟的,它毫不留情地把树叶拍打到地上、水面。她看似冷酷,实则遵循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法则:该带走就带走、该更新就更新,干净、爽利。雷厉风行、做事果敢,这是秋风的性格。

秋天的树林也是一景。秋天好像一位仙子,挥动着她手中的魔法棒,于是层林尽染、叠红流金。杨树的叶子全变黄了,让人忍不住捡起一片作为书签;梧桐树叶就是秋天的使者,一片片飘飞的叶子让人想起“萧萧梧叶送寒声”、“秋色老梧桐”等诗句。

令我最流连、最难舍的,还是那绵绵的秋雨。当别人都在家里闭目养神时,我则撑一把雨伞,带上相机去感受秋雨之美。秋雨不像春雨那样金贵如油,不像夏雨那样洒脱奔放,而是凄美、哀婉的,像在奏响她独特的曲子,恰似那古朴的洞箫声。她好像少女多情的泪水,无声地述说着情与痛,又似文人雅士在慨叹时运不济、命途多舛。我在雨中行走,按下快门,留住这别样的美。

漫步田园,独处这一片属于我的秋景,将心放逐,与自然融合,与枫林对话,听溪水潺潺,赏湖光秋韵,用心灵感知枫叶的情怀:叶的离开,是因为风的追逐,还是树的舍弃?

我好想留住这醉人的晚秋。这一季终将淡去,初冬霜已浓,我在这晚秋的深处,想要留住一些生动美丽的音符!

## 与鸟为邻

■赵景荣

楼下有棵香樟树,长得枝繁叶茂,密不透风,树枝遮掩住我家二楼阳台。

香樟树常引来鸟儿嬉戏,它们在枝头跳跃,婉转鸣叫。有时三五成群飞进来,又呼的一声飞走。与鸟为邻,给我家增添了生机和乐趣。我常站在阳台上向窗外观看,如置身于森林。呼吸着新鲜空气,鼻孔像插上了氧气管,倍感精力充沛。我在阳台一角放一张小桌、一把椅子,常坐下来静听鸟儿歌唱,边品茗边看书,悠然自得,心旷神怡。

一天,正看书,听见窗外有咕咕叫声,站起身往窗外一看,是卧在树枝上的一对老斑鸠。几天后,我打开窗户往外看,见离阳台不远处的树枝上堆了一小堆干草和干树枝。又看到那对老斑鸠衔着干树枝正忙忙碌碌飞进飞出。我把老斑鸠筑巢的事告诉老伴,老伴说:“斑鸠跟咱做邻居是咱的福分,好好保护它,让它安家生子。”我说:“它不会唱歌,只会咕咕叫,声音很难听。”老伴说:“你听不懂,那声音不是咕咕,而是‘都福’、‘都福’。”我笑了。老伴说:“笑啥?这是我听老辈人说的。”

为了不干扰老斑鸠筑巢生子,那一段时间我很少去阳台走动。我

在住室经常听到老斑鸠咕咕的叫声。叫声虽与众不同,听得多了,也感到这叫声挺好听。我听出那叫声真如老伴说的那样,是“都福”、“都福”。

一天,老伴洗了几件衣服让我挂在阳台上,我听见窗外叽叽叫,趴在玻璃上望见是鸟巢里小雏鸟在张着嘴叫。我小声对老伴说:“快来看,老斑鸠生的孩子饿啦。能不能给它们弄点食吃?”老伴说:“往窝里送食万一吓坏了它们,掉下来会摔死的。”一会儿,老斑鸠衔着一只虫子飞进了窝,孩子见妈妈回来都张着嘴叫。看到这一幕,我放下了心。

乡下人说斑鸠是懒鸟,它不像喜鹊那样把巢筑到高高的树梢上,喜鹊筑的巢像个大竹筐,雨淋不透,风刮不动,人们称喜鹊为能工巧匠。而斑鸠筑巢多选在低矮的小树枝上,低得伸手就能够着。它们衔点干树枝胡乱一搭,既不能遮风,又不能避雨,非常简陋。因此,每遇刮风或下雨天气,我都为幼鸟的安全担忧。可是,每逢刮风下雨天气,我都看到老斑鸠昼夜不离鸟巢,用它的翅膀把孩子们紧紧揽在怀里。在父母的辛勤养育下,幼鸟们安然无恙地生活,一天天健康成长。我看着老斑鸠这一家,对老伴说:“与鸟为邻,是一种幸福。”

## 游龙湖

■杨文章

荷风莲香催舟行,波冲浪花碧无穷。  
芦丛蒲叶遮远眺,水哗人喧伴机鸣。  
千帆艖公竞湖面,万条鱼儿翔水中。  
龙湖景色悦心目,似游西湖杭州城。

## 夏蝉

■王一行

每年夏天,阵阵蝉鸣入耳,让人不胜其烦。可是,我们真的了解蝉吗?

蝉本来出生在树枝上,但它并没有享受树木给它的恩赐,而是来到阴暗潮湿的土壤里,在那里坚苦地生活三年。在这三年时间里,它每天以植物根部那几乎没有营养的汁水果腹。

三年后的一天,它破土而出,重返树枝,开始新的生活。可它以前用来保护自己的外壳竟然变成了禁锢自己的枷锁,限制了它的自由,它必须摆脱这个外壳。它慢慢地积蓄力量,要把这个夺走它自由的牢笼撕破。渐渐地,它获得了一直奋斗的目标——自由,它开始欢庆,傲然歌唱,它为万物演奏了不知多少首动听的曲子。如果夏日里少了这些曲子,也就少了一份夏的韵味。

我要向蝉学习,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,勇往直前,才能有辉煌的成就。

